

搭乘波音客机去东南亚, 座位为后舱某排 B, 靠走道, 起飞不久, A 座见我总斜伸着脖颈眺向窗外, 津津有味于护航的浮云, 便主动把临窗的位置让给我。

其实我更喜欢鸟瞰大地, 迷的是宙斯从奥林匹亚山巅回顾尘寰的缥缈, 当然脱不了云烟过眼, 要在舒卷有致, 层次分明, 隙缝间的倏尔一瞥, 才更见天上人间, 天机云锦。

“北方干燥, 水份少, 云轻飘飘的没有份量。”我自言自语, 神往于南国的云海涛涛。

“您慢慢领略, 北方的云也有北方的韵致。”他说, “无非是闲散, 安逸。”

“你是诗人?”我问。

“不, 我是搞数学的。”他答。

数学啊? 怎么会是数学? ——想不到, 想不到。

“我看您倒有点像诗人。”他把球踢了回来。

“何以见得?”

“您这么大岁数, 还有雅兴看云。瞧其他乘客, 不是翻阅读报, 就是闭目养神。”

啊, 我是上了年纪了, 平常不在意, 经他一提醒, 才意识到逼近古稀, 古稀看云, 看它的须臾白衣, 转瞬苍狗? 看它的“得路直为霖济物, 不热闲共鹤忘机”? 哈哈! 一切

## 人生经历

## 分钱

顾长清

人称农民刘大海是个“搞钱手”, 老伴蒋淑英是个“聚钱斗”。是的, 刘大海家的小日子一直过得顺顺当当。自他在村里第一个搞了大棚生产蔬菜以后, 每年都要赚个十万、八万的, 把三个男孩都培养成大学生, 当上了国家工作人员, 找的儿媳也是“板门对板门”。工作了几年, 家家都有一笔钱存在银行里。

刘大海夫妻都临近 80 了。刘大海因患脑梗住院治疗, 照料他的老伴蒋淑英和他商量: “我们都是晚上脱了鞋, 早上不知来不来的人, 趁还活着, 不如把存在银行里的钱分给孩子们算了。”

刘大海一贯尊重老伴的意见, 就答应了。

一天, 儿孙们来刘大海家团聚。午饭完毕, 召开“家庭会”, 讨论分钱的事。

老大刘学勇首先开口: “我们夫妻俩都在科研部门工作, 每年有近 20 万元的收入, 我们不要父母一分钱, 父母向我们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

老二刘学勇夫妻都在一家外企工作, 年收入不亚于老大, 和老大表了一样的态度。

谁知, 到了老三, 意见有了分歧。还没等到老三刘学才开口, 他的妻子丁小花抢先发言: “我们夫妻都在县里工作, 收入赶上两个哥哥, 既然父母愿意把钱拿出来分, 而两个哥哥又不要, 那就给我们买辆小汽车上下班吧!” “一下子”“讨论会”出现僵局。

“老三的夫人性格开朗, 平时与人相处, 没有一个不说她大方, 今天怎么表现得如此自私?” 大家心里嘀咕。

多年来, 兄弟三家都相处和谐, 今天, 何别为分钱伤感情? 冷场 10 分钟后, 老大开口: “这事就讨论到这里吧, 钱是父母的, 给不给老三由父母决定。”

老三夫妻在本县工作, 对刘大海夫妻的照顾要比在外地工作的大老、老二多得多。就凭这一点, 刘大海夫妇觉得全给老三也正好, 便说: “既然老三兄弟俩表态不要这钱, 老三老婆也说出口了, 那就全给老三吧!”

世界上出人意料的事无时不有。就在刘大海把银行支票交给三儿媳丁小花的第三天, 媒体宣传了刘大海捐款 10 万元支持县里的两个贫困村、帮助贫困户翻身的事迹。

刘大海夫妇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齐声夸赞三儿媳好想得周到。两对哥嫂接到母亲蒋淑英打来的报喜电话, 也个个竖起大拇指。

## 天伦之乐

## 春天是闻到的

魏列伟

多年以前一个冬夜里, 女儿曾经扑闪着水灵的双眸, 天真地问我春天什么时候来? 我告诉她快了。她又问怎么才能知道春天来了呢? 我便神秘而又笃信地告诉她, 当你闻到春天的味道, 春天就来了。

对于孩子, 我没有撒谎。春天的味道, 真的能够闻到。

每年的冬春交替之际, 我总会站在凛冽的寒风里, 期待春的姗姗到来。我知道, 感知春天绝不能隔岸观柳, 等到河岸柳林泛出绿色, 出现春的征象。若是等到那时, 知晓春天便晚了。

其实, 春的到来远比征象的出现要早, 早到寒冷犹存的残冬时日。然而某天, 当我们冻得发红的鼻尖裸露在寒空气中, 便有一股特别清新而又熟悉的气息忽然潜入鼻孔, 潜入心田。那样一种熟悉而又久违的气息, 便是最早飘忽而至的春天的味道。

这时, 你必定异常兴奋地呼吸, 并且通过呼吸的传导, 想多多地享受这股春天的味道, 然而它又若有若无, 转瞬即逝。环视四周, 仍日一派冬日的凋敝与萧瑟, 了无生机, 仍旧是天寒地冻, 不见丝毫春的迹象。甚至让人怀疑, 刚才的感觉仅是一种幻觉而已。

春天悄无声息地埋伏在残冬笼罩的大地和万物中。看上去天地仍被冬天包裹着, 显得冷峻而又肃穆, 但春天的生命却早已苏醒并顽强孕育, 在暗地涌动和勃发,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遏制住它。开天辟地, 年复一年, 何曾见过冬季能够阻止得了春天的脚步? 春的气息早在冬去春来之际, 便已魔幻精灵般散发了出来, 向人们透露春的消息。

前不久听到一首歌, 叫做《春天的味道》。歌词写道: “静静看着泥土下, 第一颗种子发芽, 树尖的冰雪融化, 绽放美丽丽的花; 冷风中隐约飘来春天的味道, 宣告着漫长等待就要结束了。”

## 四季放歌

# 空友

卜毓方

尽在不言中。而他呢, 鬓角无霜, 眼梢无纹, 约莫四十初度, 五十尚遥, 犹处“少年心事当拿云”的收官阶段, 他不稀罕看, 他要的是云龙凤虎, 云蒸霞蔚。

“能告诉我您的职业吗?” 他问。

鉴于让位的情谊, 我如实相告: “从报社退休, 写写散文。”

“散文跟诗只有一箭之遥。”他说。

我颌首。

“您乘了多少趟飞机了?” 他又问。

早年航空业不发达, 口袋里钞票也有限, 难得潇洒作一回御风之旅, 偶尔屈指, 历历可数。现在呢, 航空进步, 收入增加, 出远门, 尤其是出国, 已习惯了以飞机代步, 懒得计数——是以回答不出。

“我是 256 次。”他说。

“记得这么确切?”

“您不信?” 他给我看一个笔记本, “这儿有记录。”

难以置信; 之前的 255 次, 年月日, 航班, 座号, 出发地, 终止地, 里程, 邻座的姓名, 职业、地址、电话, 以及别后的联络, 分门别类, 一清二楚。

“为什么要记这个? 这跟数学有关吗?”

“与数学无关, 不, 也可说有一点关联。”他答, “有句

老话, 叫‘百年修得同船渡’, 那么, 我跟他们同乘一架飞机, 同在一排座位, 肩挨着肩, 心跳连着心跳, 一起在天上飞越千里万里, 这要几百年几千年才修得的缘分啊!”

“所以您极为珍惜, 日后还和他们保持联系。”

“是啊。我这次去泰国, 就是应一位空友之邀, 九三年飞大连时认识的, 他现在曼谷经商。”

空友? 以前只听说空姐、空嫂、空客, 以及战友、校友、酒友、牌友、网友之类, 今日与闻, 顿感,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概念, 而是深谊缘之三昧的诗心。

我当即对他的诗心折服, 在他的笔记本上留下联络方式。作为交换,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这才发现, 原来我们不仅同城、同区, 还共享一座公园, 我栖居之北, 他居园之南。站在我家南向的阳台, 可呼应他的北窗。

从东南亚回来, 友谊就因公园而延伸。于此特别公示一例: 我是羽毛球爱好者, 大学时期, 就是侯加昌、汤仙虎的超级粉丝, 球拍一握数十年, 园里有我一帮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的玩伴。他理, 原先喜欢下围棋, 自打与我相识、相交, 也跃跃欲试地拿起羽毛球拍, 从空友发展为球友。

而我, 受他的感染, 从此对因说就看一眼——我并非佛教徒, 但这不妨碍我对它的采纳。科学家说, 我们置身这个宇宙, 产生于创世大爆炸, 且一刻不停地无限膨胀, 亿兆星球, 凭它们在流浪旅途中的瞬时性方位, 构成各自的星座。而人, 在我看来, 也是具体而微的星球, 同样终生不停地流浪啊流浪, 流浪者和流浪者的偶然相遇, 就是尘缘。既涉缘分, 必得珍视。亲朋故旧, 不用说了。文友、书友、画友、博友、球友、旅友、钓友, 乃至餐友、会友, 也不用说了。纵然行走街头, 与一笑容灿烂陌生的生者目光交接, 我也会当他是街友, 而报以同等品质的微笑。



桃红柳绿 徐峻山 摄

## 合德小街, 那时的依稀

蔡中科

一晃, 66 年过去了, 目睹繁华县城合德镇, 她的旧时之景时时闪烁在我依稀的记忆中……

那提时代的合德小镇, 只有几百户人家。我家住在小洋河南岸的桥南街西堆巷。那时, 我家被沟、河、港、汉所包围。满眼都是水, 与水有着不解情缘。

夏日, 我同小伙伴们常在小洋河里戏水, 趴在小码头的石板上“打泡泡”。渴了, 用手掬起清凉的河水喝上几口, 那水, 真是好甜好甜。“鲶鱼”在光光的腿档里钻来钻去, 弄得你痒痒的, 随手就能抓上条把把……那小洋沟通着活水, 西入小洋河, 东连穿过西朝阳桥东的“唐家小闸”, 时可南来北往通运输的小河。此河经街中间昌北闸, 再过街南首的小闸向南汇入运粮河、黄沙河、新洋港……小洋沟里不时传来小渔船的“哐当! 哐当!” 的响声, 也能见到全身穿着橡皮衣裤的“摸鱼人”。家里能很方便地买到斤把鱼, 和咸菜煮上一碗。在那时, 这算是美餐了。再说, 东边的一个大塘, 当时的合德镇政府就建在它的东边。那年小洋河扩淤, 大塘和小洋沟要被填平, 待水快要被人工辟干时, 塘里沟里的鱼活蹦乱跳, 煞是喜人。

我家住的桥南街及永胜街的街坊邻居, 除几户彭姓人家是从建湖迁入及个别是海门人家外, 基本上是阜宁沟墩东迁到合德的第一批移民。房屋几乎是一色水的管塘茅草屋。当时的射阳浴室坐落在西朝阳桥的西南不远处, 条件十分简陋。一条街上, 三十几户人家, 十余户在澡堂里工作, 有擦背的, 有修脚的, 有做茶房(服务员)的……东街头, 有刘记豆腐店, 街西头, 有吴姓豆腐坊。大跃进那会儿, 每家的锅都被收缴砸

碎“大炼钢铁”去了, 吴姓豆腐坊便成了西边十几家的大食堂。我家人口多, 一大头盆盛十五碗“稀薄粥”, 哪里能填饱肚子。一个星期, 一家能分到一小盆豆腐渣, 吃到豆腐渣, 我心里真高兴, 它比“酒精团”, “红旗饼”香……翻身巷里盼翻身, 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九八六年, 那一大排七倒八歪的草屋终于被拆搬迁……

说起桥南老小街的繁华, 无非是街面上商铺集中, 人群熙攘。这条街上, 有布庄、银行、戏园、熏腊店、小商店、三窑店、鱼行、诊所、文化商店、刻字庄、修鞋的、敲白铁的、打铁的、弹棉花的、做缝纫的……西朝阳桥当时是一座木桥。桥的南下面是朱姓一渔船, 船头支一大网, 渔网起时, 小鱼、大鱼竞相蹦跳, 吸引众人围观。南桥北头, 朱家豆花, 张家馄饨味道鲜美令人垂涎; 李家茶炉, 徐家剃头铺人来人往; 烟摊、水果摊、烧饼油条摊, 更有姚家熏烧摊, 让人驻足。从北向南骑行, “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哐、哐、哐”的敲白铁声、“嗵、嗵、嗵”的弹花声、磨坊的驴叫声, 戏园的锣鼓声, 小贩的叫卖声、人声、犬吠声, 还有夜深时“小心火烛”的打更声, 不绝于耳, 成了当时老小街一道风景……

近年来, 才从有关渠道知道衣胞之地——合德地名的由来。原来有一位来此兴办实业的资者, 送给了县政府一块牌匾, 匾题“资政通合, 德泽惠民”。意寓, 投资者与政府通力合作, 用德泽惠及黎民百姓。故此开发不久的未名之地便取第一句末之“合”和第二句首的“德”字命名为“合德”, 亦有合心合德之意。愿新老合德人能承此合心合德之内涵, 将家乡建设得更加繁荣, 实现更加美好的梦想……

## 忆海勾沉

那时候, 茅草地多, 田埂地畈, 沟堤塘边满眼皆是, 经过一冬天寒地冻, 田头路边的排灌沟里的水已经消耗殆尽, 露出软绵绵的河床, 我们就顺着沟底上学。不知道打头的是谁发现沟堤上长着一片茂盛的茅针, 于是大家蜂拥而上, 片刻工夫就一扫而光, 每人手中都握着一大把茅针。

农家娃没那么多讲究, 顾不上手上的草叶泥土, 剥开苞衣, 把里面雪白的花穗, 丢进嘴里, 软绵绵、甜丝丝的, 如果一条一条吃嫌不过瘾, 索性拔上满满一大把, 全部剥开捏成团, 一口吃个痛快。

就这样一路吃, 一路乐, 等到学校时, 看看时间还早, 于是大伙一字排开, 不分男女孩子, 一排溜躺在沟边上享受这温暖的春光, 直到预备铃响, 这才拎起书包往各自班级跑。

待到夏初, 躲过春劫的茅针, 依然吐出绒毛般洁白的花穗, 于万绿丛中一展冰清玉洁的本质。据说诗经时代, 茅针花曾是人们定情之物, “有秋归洵, 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 美人之贻”的诗句为证。

如今, 由于家庭农场的不涌现和联耕联种的大面积推广, 田埂少了, 过去的茅草地已经不多见了, 茅针也不多见, 儿时的那种甘美只能留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

## 农家

江正

我造访一户普通的农家,  
背依青松, 绿叶遮荫新楼红瓦。  
院墙内架一排铁笔喂鸭,  
屋后塘里养的鱼虾;  
大篱里银耳正在繁衍,  
猪圈里母猪带一群热闹的猪娃。

## 头脑的天空云最蓝

姜建国

人的大脑是一笔最大的财富, 头脑的天空云最蓝, 运用脑髓, 放出眼光, 于细微处感知, 于同一中求异彩, 从而发现市场需求和顾客的消费心理, 继之设计出独特的产品, 并以闪电般的迅捷付诸实施, 就会赢得巨大效益。

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 市场上一些有明显优势的制高点, 眼疾手快者早已捷足先登, 后来者如果不辟蹊径, 而一味在别人后面打转, 其结果尝到的永远是“落伍者”的滋味。于是,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家生产太阳神, 万家经营口服液”的雷同症, 其结果必然酿成千军万马走独木桥, 大家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悲剧。

有人预料, 主宰 21 世纪企业经营的, 将是那些决定经营思想, 在技术开发和市场开发等领域具有高度专门技能的人。21 世纪知识产业社会里的职业革命应该称做“脑民革命”。企业应按照消费者新的生活意识与生活价值观, 开发出能与其产生共鸣的“生活共感型”市场, 开发出能与消费者一起创造新的生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生活共创型”市场, 因此, 到那时, 对主导知识社会的经营者, 应首先是具有极高度的知识能力的脑民。

孟子说过: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这劳心者或可看做是“脑民”。陶行知说得更实在: “在劳力上劳心, 是一切发明之母, 事事在劳力上劳心, 便可得事物之真理。”生于俗世的人, 不外乎两个追求, 一是有钱, 二是值钱。有钱的人不一定值钱, 但值钱的人早晚会有钱。一个人只有运用脑髓, 不断学习, 增加才干, 才能使自己值钱。乔布斯正是充分运用自己的大脑, 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充满创新品质、备受世人崇拜、其创造力和想象力均达到终极的值钱的人。宋代诗人孔武仲写过一首诗曰:

推到西墙半日功, 暑天饶作一窗风。  
人间岂有炎凉隔, 只在施为向背中。

房子里没有窗, 家里不通风, 很闷热, 主人动了脑筋, 在西墙上开了扇窗, 立即生了奇效。人间的事, 用脑与否, 施为向背, 效果殊异。凡事用了脑子, 则可化腐朽为神奇, 化不利为有利。信否!

## 灵机一现

## 油菜花开童年乐

居文俊

清明前, 由县摄影学会会长吉青率队, 我有幸参加海河镇党委政府举办的“家乡的油菜花”2016 歌咏大赛活动。

“油菜花开遍地黄, 潺潺流水向远方, 每年相约在春风里, 河边路旁两相望……” 在北京歌咏汇演陈思如天鹏的歌喉中, 恍惚间, 我徜徉在 50 年前美妙的遐想里。台上油菜花丛中每一位美貌少女, 酷似我当年儿时的玩伴。

孩童时的我, 虽生活在困难时期, 仍不顾食不饱、穿不暖, 时常遁迹于绽放的油菜花丛。家乡春天的油菜花, 伴着我儿时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欢笑。“儿童急走追黄蝶, 飞入菜花无处寻”, 少年不识愁滋味地尽情享受油菜花的馨香, 感受阳光下的喜悦与欢乐。

岁月更迭, 值得回味的童年, 今只能在云彩中、梦幻里漫游。命运多舛的我一路翻滚跌爬过来, 当年的发小, 均已成家立业, 而我还是孤家寡人, 没有当年在油菜花丛中嬉戏的同龄人愿意与我这个“黑五类”走到一起, 建立家庭。

进入青年的我, 时常漫步在油菜花灿烂的阡陌中, 百思不得其解。随着时光流逝, 经历沧桑世事后的我慢慢领悟: 不是家乡的油菜花无情, 而是春夏秋冬、日升日落的时代变迁, 使我跌宕起伏, 没有与油菜花同时怒放; “桃花”运, 在风雨泥泞中走到幸运, 幸福的今天, 虽然尚处社会底层, 尚可衣食富足, 不为钱粮操心。10 多年前, 离开家乡油菜花田, 住进县城三室两厅的近 120 平米的商品房。现已在《人民日报》、《农民日报》、《法制日报》、《健康报》、《中国中医药报》、《人民卫生报》、《新华时报》、《盐垦大众报》、《射阳日报》等众多报刊发表 3000 余篇新闻通讯、诗词歌赋、散文杂谈、论文透视, 虽未成名成家, 我已十分知足常乐、开心快乐。

由衷感谢海河能人、乡贤李王国的“家乡的油菜花”的歌词, 亦感谢“家乡的油菜花”原唱陈思如小姐的动听演唱; 更感谢海河镇党委与政府举办的这次活动, 他们勾起我 50 年前的回忆, 在春风荡漾时重温家乡油菜花中少年的欢愉快乐。

油菜花开春风里, 童年快乐梦境回; 弹指一挥间时过, 纯真笑颜难忘记; 友情爱情至亲情, 油菜花开吾心醉; 云卷云舒花开谢, 无言深情似大海。

## 做一个精致的男人

春水

一个精致的男人有着独特的个性, 彰显着自我与众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男人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他了解自己的不足, 懂得如何用得体的服装、良好的言谈举止, 让自己始终保持清爽宜人的气质。他会轻松地与人交往, 懂得将事业与生活并重。他知道什么样的应酬应该拒绝, 努力将休闲的浪漫时光交与妻儿或女友共享。

这样的男人即使讲一些笑话, 也不会让人感到庸俗, 而是让人从会意的笑声中获得精神愉悦。他会在面对窘迫时敢于自嘲, 对别人的尴尬能及时化解, 而与那种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圆滑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样的男人让人信赖、让人尊重, 其家庭充满温馨, 其工作场所充满阳光。

这样的男人会宽容大度, 面对女人有一颗包容的心, 这样的男人懂得尊重女性, 知道女人的禀性和习性, 面对女人的娇矜、任性、小聪明、小诡计, 微笑着注视, 含蓄着首肯。这样的男人能分清什么是友情, 什么是爱情, 能够在呵护宠爱女人的过程中分清是非和责任。

一个精致的男人是乐于进取, 不墨守成规, 不唯我独尊, 知道用开阔的视野来涉猎新的领域, 懂得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不断追求自我超越。他并不在于是否全身上下挂名牌, 而在于虽身着普通布衣, 依然能显示出优雅谈吐的谈吐。并不在于每餐吃山珍海味, 而在于他咬一口绿叶青菜, 喝一口白开水, 依然能品出欢喜, 喝出甘甜。

这样男人并不在于是否懂得欣赏名画、擅长吟诗作赋, 而在于欣赏一幅画、一阙词、一曲赋, 能够用心感受到别样的美, 领悟到一种触动心灵的意境。

精致男人的品位是用权力和金钱包装不出来的, 就如女人用再多的化妆品也包装不出天然的肌肤。包装出来的“精致”只能是“虚伪”, 即便用金钱包装出来的“精致”也只能是“作秀”。

想做精致的男人, 就应该不断提高文化素养, 把自己融入时代洪流中锻炼打磨, 阳光的人格魅力, 从一举手一投足每个细节做起。

## 人生感悟